

學生與教育

學生與教育

版權
所有

學生與政治一冊

實價三角五分

編者 高爾柏

發行者 教育研究社

代售者 各新書局

學生與政治

序一

楊賢江

青年學生爲什麼要參加政治運動？這有三個大理由。

第一，這是教育分內事。原來教育的目的在養成學生會做一個適于現代生活的人。而現代人的生活乃是共同的生活。是多方的生活：一方做家庭的父母或子女，一方做學校的師長或學生，一方又做地方的住民，職業界的雇員，除此以外，見其爲個個人所不能免的，就是做國家的國民。故在教育本體上講，青年學生應當與聞政治。若教育者禁止學生做政

治運動，或學生自己反對做政治運動，都是出乎教育職分的謬誤主張。

第二，這是現實所要求。眼前中國的政象，外受列強宰割，內有軍閥肆擾。平民固多失業，而學生又多失學。我們要受良教育以期做個適于現代生活的人，無奈環境惡劣，而且阻力橫生，使得我們的心身及社會關係無從爲正當的發展，若不奮起而謀改造，只好坐以待斃。我們既不甘心過這般委曲生活，又安能不做政治運動？

第三，這是自救的法門。現代中國青年的問題已經發生許

多，在發生問題的青年，一定感到異常的苦痛而思亟謀解決。但怎樣能解決呢？各個的努力會有效嗎？零碎的辦法會濟事嗎？譬如求學問題，或因經濟困難，或因學校腐敗，或因出路不易，這已成了普通的現象，就非一二個人的能力，或局部的設法所能解決的，要求自決，必須教育經費確定，學校徵收減輕，教職員都能稱職，社會事業都能發達。但要做到這個地步，就非先使政治清明不可。而要打破眼前昏黑的政治現象，究竟靠誰來幹呢？當然青年學生不能逃避這個責任，——雖不定全靠青年學生，而青年學生終是重要角色。

青年學生應做政治運動的理由如此。至于怎樣去做，那是另一問題，讀者讀了這本小冊子以後。自會大家明白。

我敬祝全國青年從這得了一個新教訓！

一九二五，三，七。

序二

高爾松

一

中華民國十三年上半年，在一個青年界佔有重要地位的工程學校，南洋大學裏發生了一種黎明運動。這種運動的影響，一方給與二十多年的老南洋以一種新活力，新生機，一方使得沉寂萎靡中的學生界找到了一種新覺悟，新努力。這是甚麼運動呢！那就是南洋同學的政治的覺醒。他們這種覺醒的結晶，已經在第四卷各期的南洋週刊上具體的表現了出來，現在因多方的要求已預備將這一卷週刊中比較有統系的

幾篇文字，彙集起來，刊印一本爲青年學生界所最急切需要的的小叢書，我相信這一盞光明的燈兒必能普照到一般的青年學生界，使大家多年來疑惑不解的一個問題，從此得了個解決。加入這回討論的作者，不論正負方面，大都是我素所敬愛的老同學，老朋友，他們的爭辯全是爲了真理，爲了中國，一些不挾私意不雜偏見。所以在這發刊的時候，我竟忘記了自己的愚陋，在這里胡說亂道幾句話。

二

我覺得青年學生與政治革命是有密切關係的，政治革命而

離開了青年羣衆是不曾得到什麼結果的。歷史告訴我們說，中華民國的革命工作上，青年學生是做了主要的分子，辛亥以前。同盟會義勇隊，軍國民教育會，一切舉革命旗幟的大小結合，大部分是青年學生，黃花岡之役，廣州之役，『五四』的打賣國賊，凡是一切舉革命旗幟的鬥爭，大部分又都是青年學生。講到在外國，那爲自由而奮鬥的法蘭西革命，爲經濟平等而奮鬥的俄羅斯革命，爲民族解放而奮鬥的土耳其革命，大都得力於整千整萬熱血的青年學生。國內國外，星羅棋布的革命組織，無一處無一時沒有革命的青年學生在

那里主其事。所以青年學生與革命事業，可算已結成了不可解離的因緣。

然而自從『五四』運動以後，奸刁的帝國主義者，凶橫的封建軍閥，賣國的官僚政客，鄉愿無恥的教育家，眼見得這種青年革命精神的發揚是和他們的利益勢必衝突的，他們於是想盡種種方法，造作『求學卽是愛國』『只問外交不問內政』：……等等謬論，以滅殺青年學生的革命精神，他們一方更利用金錢的勢力引誘了青年羣衆中的幾個敗類，以破壞我們的組織，我們的勢力。我們是何等慚愧啊，我們的精神，竟然因

此消失了，我們的組織竟然因此渙散了。四五年來的青年學生可說都是在睡夢中過黑暗的生活。有許多的青年學生不是給復古思想的惡潮所籠絡，便是給『月呀！』『花呀！』的濶調詩歌的文藝所迷戀；不是戀慕高樓大廈的富貴生活，便是消沉於你愛我戀的兩性生涯；不是頹唐消極，便是萎靡不振，四五年前那種激昂慷慨不屈不撓的那種革命精神，再也不能見到了。

南洋的同學不免也受到了這種遺毒，所以近年來一般同學對於政治問題，社會活動都是很少顧問，校內的團體會社也

極少發展的餘地。他們在『五四』那時候時常領袖了上海的學生羣衆而爲種種政治運動的革命精神，也一天一天的消滅無餘了。奄奄一息的學生會終算勉強保存到了現在，但已是好不容易了。此時的空氣真是沉悶到了極頂。

三

可是青年學生究竟是有眼睛的是有智識的，敵人的妖言惑衆，其效力至多能驅服他們於一時，要他們永永的沉醉不醒，這是萬萬做不到的。而環境的驅迫，事實的表顯，隨處的使他們不能不覺醒，不得不回頭。

他們的敵人欺騙他們說救國的責任，自有專門學者與前輩先生去擔負的，他們起初也何嘗不點頭稱是，信以為然；但是他們經過了許多時候的觀察，漸漸明白這不過是欺人之談罷了。他們已很清楚的覺悟到要靠這般人來幹革命，談愛國，中國是不會有救的了。專門學者可以救國嗎？我們看他們的血是何等的冰冷，他們的精神是何等的消沉，他們所希求的，所快心的，不過是多賺幾個錢，過過愉快美滿而含有詩意的生活，國家不國家簡直不放在他們的心上。前輩先生可以救國嗎？他們愛好和平，呪咀革命，他們要性命，他們要保

全家產，要他們拔一毛而利天下尙且依戀不捨，要他們去救國，那簡直是笑話了。

在另一方面，則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的宰割與壓迫，一天加重一天，而軍閥階級賤賣我國權，魚肉我人民的程度也是一天進步一。天因爲帝國主義者間利害的衝突，釀成中國許多有增無已的軍閥與軍閥之戰，使得人民交困，國勢日衰，教費無着，學生輟學。所謂『求學卽是救國』，其實乃是不先把國救好，竟是無學可求，無書可讀的。

他們一方面既感覺到國家不能不救，革命不能不革，一方

又感覺到此種救國革命的責任，都非學者與老前輩所能擔負得起。那麼除了忍心眼中華民族的滅亡，消沉，自願永永屈處奴屬地位以外，只有奮勇起來排除萬難，向着革命的路上努力了。

四

至於南洋的同學，因為種種的關係，更有覺悟的可能。南洋是交通部立的學校，自從唐文治去校以後，校長的位置每隨政潮的起伏而更動，所以做校長的都有五日京兆之感，今天不曉得明天的地位，因而他們只得苟且偷安敷衍過去，什

麼發展，什麼擴充，當然都是談不到的了。南洋的經費時常被軍閥拿用，不得已只好移校中儲金充數開支，但儲金有限不久便已用盡，以致經費發生問題，校基跟着危殆。他們在三四年中因了校長問題董事會問題，發生了多次罷課風潮，結果都是得不償失。他們是學工程的，畢業了當然想在實業界盡力，然而中國的實業因為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，年來竟是有退無進，他們的出路自然也很狹的了，他們不是學非所用便是留家閒居，不是做軍閥官僚的胥吏，便是幫了帝國主義者來宰割同胞，真真能不違本性的在實業界効勞的，實